

第一章

危急关头

日军调集重兵，分数路对我徐州60万大军做轴心包围；徐州会战，局势恶化。危急关头，蒋介石飞赴郑州，亲自指挥作战。新的战略部署能否扭转战局？中国军队如何对付切断陇海铁路、威胁我后方的上肥原师团？



1. 大会战局势恶化，蒋介石飞赴郑州

1938年5月12日下午5时许，一架小型客机在七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汉口机场起飞，向北而去。

是日，浮云蔽空，骄阳隐去，苍穹一色铅灰。由于飞机自南而来，正在田野里劳作的鄂豫百姓发现后，并未表现惊慌，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飞机。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架受战斗机群保护的客机上正坐着国民政府的元首、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更不会知道这位统帅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机群不多时便越过湖北边界，飞临河南上空。蒋介石透过舷窗，神情阴郁地俯瞰着战火尚未燃及的国土，那变小的山峦、河湖、村庄，使他联想起制定作战方案用的地形沙盘。俄顷，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坐在一侧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和军令部第一厅厅长（主管作战）刘斐，似自语又似垂询：“李德邻^①这个人很有些刚愎自用，我担心他是否能执行我的作战指示。”

“李长官屡经重大战役，颇善用兵，我想他不会无视战局的变化而固执己见吧？”林蔚说。

“但愿他能够如此啊。”蒋介石说。

“委座，有个问题我很担心。”与林蔚并排而坐的刘斐说。

“什么问题？”蒋介石眉头一耸，问道。

“李长官也许不会拖延贯彻委座的指示，但鲁南兵团在运河一线的防守，能否保持到鲁西、陇海两兵团反包围作战的胜利？这是其一；其二是陇海兵团能否迅速击破淮北之敌，再移兵支援鲁南兵团作战？目前看来，我军在这两个方面都无很大的把握。望委座做下一步的考虑。”

刘斐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一向持保留态度，所以他趁与委员长同赴郑州之机，婉转提醒最高统帅做好徐州失守后的打算。

蒋介石微微颌首，沉思片刻，又转脸问坐在后排的新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说：“伯陵啊，刘厅长的担心自有道理，不过，鲁南、陇海兵团能否完成作战任务，责任在孙仿鲁^②和汤克勤^③，而能不能歼灭自鲁西南下之敌，就要靠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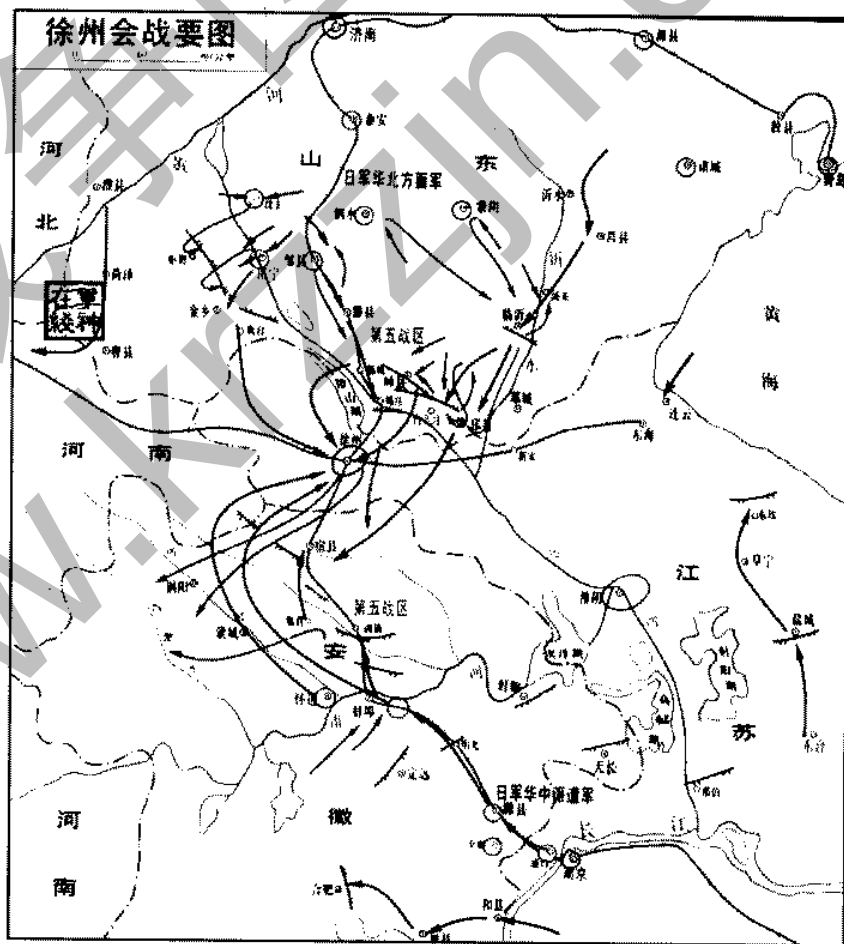
一直保持沉默的薛岳自信地说：“自鲁西南下之敌，只不过一个师团，而我军于兰封—归德一线现有兵力就有数师之众，即使不能将敌全歼，也可予敌以重创。委员长大可放心。”

蒋介石听罢欣慰地一笑，说：“这就好，这就好啊。只要能确保陇海铁路和豫东各要道的畅通，徐州战局万一恶化，我数十万大军就可以迅速向平汉路以西撤退。到那时，日寇就等于狮子搏兔，大包围将以徒然扑空结束。”

蒋介石言毕，复又凝望舷窗之外，思绪飘然飞向他两月前亲往视察过的徐州。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线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大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至黄河南岸，南线日军占领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又调集重兵于津浦线南段，企图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

徐州地处津浦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豫、皖四省要冲，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一旦攻取之后，即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气，进而西犯中原。



徐州会战要图

1938年1月,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进至津浦线明光以南,遇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的顽强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南下,于淮河北岸一线严阵以待,调缪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六个师的兵力至津浦线南段加强防守。

至3月下旬,日军矶谷第十师团沿台(儿庄)潍(县)公路南下,企图一举攻克位于徐州东北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然后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攻取徐州。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将士浴血奋战月余,歼敌12000多人,缴获敌大批枪炮弹药及坦克、装甲汽车,有力地粉碎了日军的陆、空立体攻势,赢得了台儿庄、临沂两战役的大捷。矶谷师团险些全军覆没。

第十师团在台儿庄遭受重创之后,日军统帅部制定了一个会攻徐州的作战计划,企图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附近。4月下旬,日军从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13个师团,共30余万人,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分数路向徐州做轴心包围。至4月末,苏北之敌已陷高邮、宝应,迫淮阴;并以一部由盐城、阜宁趋海州,转向新安镇方面,与郯城南下之敌会合,向邳县西进。至5月初,敌复采用由徐州远后方实行战略迂回的计划,北面由济、宁方面增兵攻取金乡、鱼台、郯城;南面由怀远方面增兵,以一部进陷蒙城,向永城疾进,另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强渡黄河,然后攻取菏泽南下;企图以南北钳形迂回之势,在徐州以西截断陇海路,切断60万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线及退路,并防止西面部队东进增援。

台儿庄一战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国民党军统帅部抗日的勇气,在短时间内,从各地抽调了大批部队,欲与日军一决雌雄。聚集在徐州附近地区的部队已有64个师及3个旅,总兵力达60余万。然而多数部队装备窳劣,并且是经过长途跋涉的疲惫之师,很难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抗衡。而徐州一带平原,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得以发挥威力的地区。面对如此局势,国民党军如不迅速采取反包围或脱出包围圈的措施,就有在徐州地区遭受全歼的危险。

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蒋介石深感情况严重,5月10日,他听取了



李宗仁

军令部对敌我态势的情况判断：敌向徐州包围运动中，我应乘敌兵力分散，且离开据点的机会予以各个击破。第五战区应对鲁西南之敌暂取战略守势，以优势兵力先行击灭超越淮河之敌。第一战区（平汉路及陇海路中段属第一战区作战地境）应集中新锐兵团击破侵入鲁西之敌。

蒋介石同意了军令部的意见，并于11日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按照上述判断变更徐州地区的战略部署。

12日上午，蒋介石突然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急电：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主力已于午前4时左右，由濮县以西渡过黄河，此刻正向菏泽逼近。

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吃了一惊。本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作战指导上和统帅部之间一向颇有分歧。他虽然下了变更战略部署的命令，但李宗仁能否执行，他仍放心不下。现在，土肥原师团一旦攻陷菏泽，就等于打开了通往豫东平原的大门，陇海铁路随时可能被敌切断，徐州也将陷入敌彻底包围之中。

在此危急关头，蒋介石决定飞赴郑州，亲自指挥作战，并派林蔚、刘斐二人前往徐州，督促李宗仁迅速贯彻执行新的战略计划，以图扭转危局。

① 德邻，李宗仁字。

② 孙仿鲁，即孙连仲，时任鲁南兵团总指挥，其所部奉命防守运河一线。

③ 汤克勤，即汤恩伯，时任陇海兵团总指挥，其所部奉命阻击淮北之敌北上。

2. 豫东受敌威胁，薛岳临危受命

蒋介石的“美龄号”座机和七架护航的战斗机在郑州机场次第降落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从云层中挣脱出来，金色的余晖给机场和周围的建筑物涂上了一层亮色。停机坪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参谋长晏勋甫、副参谋长张谓行等，已率众幕僚恭候多时。

程潜，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长连冲。程潜资质聪敏，15岁时，赋诗作文已可援笔立就。后终生酷爱五言古诗，留下诗词数百篇。其诗古朴苍劲。雄健豪迈，以诗叙史，气魄宏大，曾被章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

1898年，程潜赴省应试，考取秀才。后又考取岳麓书院正课生，习举业以应科试。在此期间，程潜思想渐渐发生变化，认为中国大势日就危亡，非有一种大变革，不足以振起人心。“庚子之乱”后，程潜再也不能坐视列强肆意侵略中国，断

然决定结束对中国经学及文学十余年的学习研究，弃文从武；于1903年春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考取湖南武备学堂，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军人生涯。

1904年，程潜赴日学习军事。不久，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结识，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翌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从而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程潜

1908年，程潜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讨伐袁世凯等战争。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程潜出任大本营军政部长。此后十余年里，程潜东征平叛，领军北伐，西征倒唐，屡经征战。1935年12月，程潜出任参谋总长，膺二级陆军上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程潜受命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驰赴邢台指挥作战。1938年1月，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节郑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

1939年5月，程潜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1940年后，他一度代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直至抗战胜利。

1949年8月，程潜与陈明仁一道在长沙率部起义。建国以后，程潜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蒋介石走出机舱，对绚烂的夕阳凝望了一瞬，然后缓步走下舷梯。当程潜等人向他走过来时，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微笑着向他们举手致意。他不愿在这些将领面前流露真实的情绪。

蒋介石和前来迎接的将领们一一握手寒暄之后，旋即在程潜的陪同下，乘坐吉普车前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陇海花园陇海铁路局宿舍。自2月中旬日军占领新乡后，日军临时航空兵团一部进驻该地机场，多次出动飞机对郑州进行轰炸。程潜为确保委员长的安全，便将他安排在院内一处防空地下室下榻。

晚宴过后，蒋介石在地下室稍事休息，便叫侍卫长王世和将林蔚和刘斐找来。他对两位随员重述了他对徐州战局的担忧，以及对李宗仁是否能立即贯彻执行5月11日命令的疑虑之后，语气郑重地说：“我再三考虑，只有我亲自去徐州一趟，要李德邻赶快行动才好。你们看怎么样？”

刘斐已窥破蒋介石此语的用心，他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他自己不想去。否则他领大家一道去就是，何必再问部下“你们看怎么样？”于是他便说：“目前徐州战场的变化难以预料，委座亲自去未免太冒险，由我们去传达委座的旨意就行了。”

林蔚也附和说：“是啊，何必委座亲自出马，我和刘斐兄去就行了嘛。”

林蔚话音刚落，蒋介石便说：“你们两人去也好。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大包围，如不赶快行动，几十万大军就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同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迅速贯彻执行我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之敌，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

“请委座放心，我们会督促李长官赶快行动的。”林蔚说。

“嗯，这就好。我已经叫程颂云准备了一列专车，送你们去徐州。你们一路上要当心。我马上通知沿途各站将领，要他们到车站来向你们报告情况。另外，薛伯陵也乘这列车去归德（今河南商丘）设指挥所。”蒋介石说。

林蔚和刘斐刚走，蒋介石便对王世和说：“你去叫薛伯陵来见我。”

薛岳，又名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1896年出生于广东乐昌县一个农民家庭。薛岳10岁就入黄埔陆军小学学习，1917年于武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转入保定陆军学校深造，未及毕业，他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上尉参谋，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

薛岳的经历颇为复杂。他当过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营长，参加过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1926年，他升任第一师师长，率部为先遣队，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他奉命追击过贺龙、朱德、叶挺等“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镇压过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后来，他又参加过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反蒋活动，并两次参加过反蒋作战。



薛岳

1933年5月，在九龙闲居的薛岳被蒋介石起用，任命为第五军军长，参加对江西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翌年1月，他任北路军之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剿共任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薛岳奉蒋介石之命，指挥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他为前敌总指挥，率部从江西到大西南，行程两万余里，转战西南数省，与红军作战。

抗日战争期间，薛岳多次参加或指挥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薛岳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加入左翼军战斗序列，驻节安亭，抗击日本侵略军。上海、南京沦陷后，薛岳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节屯溪，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路交通，以策应第五战区对敌作战。

花园口掘堤后，薛岳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指挥南浔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在武汉会战期间多次重创日军。翌年9月，薛岳升任第九战

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南省主席，四次指挥长沙会战，三次挫败日军的进攻，曾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1946年4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薛岳颁发自由勋章一枚，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张治中称薛岳为“百战名将”。

1950年，薛岳从海南岛去台湾，历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当徐州战局发生变化，鲁西南日军有南下企图，陇海路和豫东受敌威胁之际，蒋介石又想起了这位“老虎仔”，急调薛岳为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接到委员长的电令后，星夜驰赴武汉，随蒋介石一同飞来郑州。

在汉口，蒋介石与军令部制定了鲁西豫东地区的作战计划，即将原在鲁西作战的孙桐萱、商震、李必蕃、李英等第五战区各部，改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并在砀山、归德（今河南商丘）、兰封（今兰考）间集结新锐部队，成立第一兵团，又称鲁西兵团，尔后击灭由汶济西犯之敌。

这一作战计划制定之后，蒋介石立即电令第八军、第六十四军、第七十一军、第七十四军，于5月11日之前到达兰封—归德—砀山一线集结，同时将这一作战计划的要旨电谕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至于第一兵团的详细作战方案，蒋介石也已同薛岳进行过仔细的策划。他对薛岳的军事指挥才能还是十分器重的。

但是，鲁西之敌未待歼灭，土肥原师团竟已渡过黄河，进逼菏泽。两三天前拟定的作战方案，已不能适应战局的迅速变化。蒋介石不得不做下一步考虑。在离开武汉之前，他已有了一个歼灭土肥原师团的腹案，当然，要将这一腹案付诸实施，还需调集更多的兵力，等待比较成熟的时机。

这一腹案，便是数日后在豫东平原展开，由10余万大军参加的“兰封会战”。

“委员长叫我来，有什么指示？”薛岳一进地下室便问道。他于晚餐时喝了几杯酒，面庞红润有光，精神也愈加焕发。

“我已经叫程颂云准备了一列专车，送林蔚文^①他们去徐州，你也带上你的幕僚乘这列车去归德吧。”蒋介石说。

“好，我马上去通知他们一声。”

“你到归德以后，要立即向俞济时、黄杰要求贯彻我在武汉策定的作战计划。马上着手部署归、砀间防务，军情紧急，不可稍有拖延。”

“请委员长放心，我会抓紧照办的。”

“还有，如果菏泽一旦不守，也不能让土肥原切断陇海线的企图得逞。你必须在确保归德、兰封等要地的同时，歼灭南下之敌。必要的时候，我会再调一些部队来豫东参加作战。”

“我一定照委员长的指示去做，决不有负委座的嘱托。”

“好了，你去吧，有什么事，我再通过电话和你联系。”

凡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役，将领出征之前，他总要当面叮咛一番。虽然有些话已属重复，但他仍不厌其烦。这是他的习惯。

在以后几天里，凡从西北及西南调往豫东的部队经过郑州时，师长以上将领都要来这个临时“行宫”谒见委员长，而他也总要向诸位将领面授一番机宜。

数日之后，徐州战场60万大军突出日军重围，李宗仁于5月18日下令放弃徐州，一直处于后方的豫东，成了炮火弥天的前线，变成了抗日战局的重心所在。

① 蔚文，林蔚字。

3. 日军师团强渡黄河, 天然防线一夜失守

位于黄河南岸, 鲁西边界的董口, 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自数十万中国军队云集徐州地区, 准备与日军进行决战以来, 黄河, 便成为阻止日军南下的天然防线; 而董口, 也成了这道防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商震第二十集团军所属第二十三师第一二三团驻扎于此, 担任董口东西一线河防。

在董口一线的黄河大堤上, 中国军队用沙石或混凝土筑起碉堡。大堤下的河滩上, 设有暗堡和单人掩体。在暗堡与单人掩体之间, 有壕沟相连。在这第一道防线前面不远, 便是浊浪翻卷的河面了。当然, 在漫长广阔的河防线上, 也只有村落据点附近的大堤上才筑有这样的防御工事, 在更多的地方, 只有一些临时垒起的沙袋掩体或草草掘成的壕沟。

担任河防的中国军队无力将黄河大堤变成抵御外侮的长城。

5月11日夜, 天空月朗星稀, 纤云四卷, 茫茫夜色笼罩四野, 黄河南岸一片沉寂, 偶尔可闻董口村中传来几声犬吠。但是, 在旧城至董口一带的对岸, 却骚动不宁, 一片喧嚣。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的装甲运兵车穿梭往返, 坦克、装甲车、拖着大炮的牵引车正向河岸运动, 100多只折叠船及汽艇、帆布船已分数路陈列岸边, 数千名渡河先遣部队官兵正听命待发。

5月9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 已向第十四师团下达了如下命令:

第十四师团随着渡河准备的完成, 可随时渡过黄河, 在切断位于兰封、归德之间的陇海铁路的同时, 看形势应确保兰封附近的要地。

第十四师团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之一, 该师团所属部队为: 步兵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旅团(每旅团各辖两个步兵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野炮兵第

二十联队、工兵第十四联队、辎重兵第十四联队、第十四师团通讯队、卫生队、第一与第四野战医院、兵器勤务队、军马场。

配属部队为：独立机关枪第五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一中队、野战重炮兵第二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迫击炮第五大队、独立气球第一中队、高射炮二队、独立工兵第一联队第一中队、独立工兵第二联队、第二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第十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第十六师团第二渡河材料中队、架桥材料分中队，以及折叠船150只。

总兵力共两万余人。

早在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已命令第十四师团做好强渡黄河的准备。4月19日，日本第一军经华北方面军的批准，为掩护第十四师团渡河，命令该师团之一部由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酒井隆少将率领，用火车运至济宁附近，然后从黄河南岸经济宁—嘉祥—郓城，进入濮集附近，掩护师团主力渡河。

但是，在第十四师团渡河在即之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于5月10日又命令酒井旅团配属于第二军第十六师团，攻占濮集以东、巨野以西的郓城。并要求第一军司令官不要等待酒井旅团的掩护，应以第十四师团主力直接渡河，执行原任务。

这样，土肥原贤二就要在没有任何掩护与策应的情况下，率主力强渡黄河，击溃固守于南岸的中国军队，完成进入兰封地区作战的任务。

第十四师团司令部设在距北岸河堤不到5公里的一个村落中。这是一所砖墙瓦顶的四合院，午夜过后，上房内仍然灯火通明。土肥原身着戎装，反剪双手，站在八仙桌旁，听取参谋长佐野忠义大佐报告渡河的准备情况。55岁的土肥原肩膀宽阔，体格健壮，长大微胖的脸庞红润而光泽，宽大的鼻翼下蓄着一撮颇富日本人特征的浓密短髭。他在倾听别人讲话时，脸颊不时出现神经质的轻微抽动。当佐野参谋长报告完毕后，他看了一下手表，用低沉而浑厚的音调说：

“很好，一切按计划进行。”

“是。”佐野答道。

“记住，我们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黄河。”

“明白。”

当佐野退出之后，土肥原在屋内缓步踱了两个来回。激战在即，他依然镇定自若如同闲时。0时30分左右，他出了临时司令部的院门，在卫兵的伴随下，向村南走去。

土肥原贤二，1883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为陆军少将。

1904年，21岁的土肥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同年11月，被任命为步兵少尉，

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向通往将军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土肥原因成绩优秀，不久又被选入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11月，土肥原由陆大毕业，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不久他便被派到中国，在北洋军阀政府进行特务活动。“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任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是事变的积极策动者。此后，他又把溥仪从天津诱到长春，建立“满洲国”。并参与制定“满洲国”的基本政纲。1935年，土肥原策反在华北掌握兵权的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建立华北新政权，未获成功。总之，如果以土肥原作为一条线索的话，可以串起不少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他的中国话说得既标准又流利，与中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人员，他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思想、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而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乃至交谈时的插科打诨也都十分熟悉。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谈笑戏谑，引经据典，随口而出，使许多长期活动于中国的日本文武官员望尘莫及。

土肥原来到村头，登上高丈余、宽数尺的土垒寨墙，举目望去，只见朗月隐匿于浮云之中，四野一片漆黑，耳际唯闻夜风掠过庄稼地的飒飒之声。他低声一笑，自语道：“用中国话说，这叫‘天助我也’！”

“师团长，看来您对我们渡过黄河很有把握。”卫兵说。

“当然。渡河一定能够成功。我很了解中国的军队。”

凌晨1时，黄河北堤下，一颗信号弹倏然升起，紧接着，日军的炮击开始了。轰轰的炮声如沉雷般传来，土肥原感到脚下的寨墙在微微颤抖。

几乎同时，数十架飞机掠过村庄上空，往黄河方向飞去。

“这是我们的飞机。”土肥原说，声音有些兴奋。

为使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土肥原命令所有野炮与重炮部队提前对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持续轰击，并通知临时航空兵团，派飞机配合作战，要求炮兵和空军在渡河之前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及河防工事。然后，先遣部队分数路强渡黄河，占领南岸大堤，掩护主力部队渡过黄河。

黄河南岸的董口—武集—旧城—一线河防阵地同时遭到日军的猛烈炮击，紧接着，日军飞机也飞临南岸大堤上空投弹轰炸。

日军炮击开始后，中国守军的炮兵曾向北岸的敌炮阵地进行还击。但几分钟之后，中国守军的炮兵阵地便被日军的炮火和轰炸机摧毁。

北岸日军的炮击仍在继续，敌机不时投下照明弹，把河堤上下照耀得如同白昼。地堡或掩体不时被敌炮或飞机投下的炸弹击中，混凝土和士兵尸体的裂片飞上天空，又四散撒落在大堤上、河水里。大堤附近的河面上，不时被北岸射来的炮弹激起冲天水柱。

日军炮兵对南岸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轰击之后，渡河开始了。

夜幕为日军渡河做了极好的掩护，当载着日军士兵的渡船像一块块黑色礁石般在河面上隐约可见时，两军相距只有两百余米。

这时，北岸日军停止了炮击，飞机也飞走了。河面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之后，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开始响起，枪声如疾风骤雨般席卷南岸，那些浮动的“礁石”在浊涛中“固定”了片刻，随即闪出一束束火花，一时间，交错密集的火网映红了河面。

武集—董口—旧城—一线河防长达百余里，仅第一二三团驻守，兵力十分单薄。当董口守军与正面之敌激战时，一路日军已突破武集守军防线，渡过黄河，沿河堤向董口逼近。接着，旧城阵地也告失守。第一二三团团长在董口团部以电话与各营、连联系，但电话线路已被敌炮火炸断，各方阵地呼叫不应，情况不明。为避免遭敌全歼，他只得下令部队放弃阵地，向鄆城撤退。

不料，当第一二三团残部撤至鄆城附近时，忽得逃难百姓报告，鄆城已被日军占领。

原来，已经攻克鄆城的酒井隆旅团，为策应土肥原师团主力渡河，派一部于午夜时分奇袭鄆城，以切断菏泽一带中国军队增援黄河守军之路。鄆城守军寡不敌众，于凌晨2时许弃城向西南方向撤退。

第一二三团残部只得转而撤向菏泽。

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于凌晨2时开始渡河，于3时40分全部占领董口东西一线阵地。渡河作战的损失是战死8人，负伤32人。

渡河日军稍事整顿之后，以一部向临濮集前进，掩护其右翼，主力则直驱菏泽。



4. 鲁西南重镇菏泽陷落，师长李必蕃自杀殉国

5月12日晨，奉命防守菏泽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将日军已渡过黄河的消息电告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当即以电话转告程潜，请示处置之策。下午5时许，商震接到程潜电令：

一、着李必蕃、王劲哉（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即率所部在郛城、鄆城一带地区实行妨碍敌之渡河及袭击敌之后方，绝对不准退过嘉祥—巨野—菏泽—临濮集之线以南，否则以军法论罪。

二、李必蕃率所部死守菏泽城，倘有疏虞，定行军法从事。

三、已令第八十七师开兰封集结，支援贵军方面作战，当即以李必蕃师收容情形固守菏泽，殆不可能，乃决定以第一四一师第四旅负守城之责，以王、李两师作城外防御部队。

商震立即将程潜的电令转令李、王两师长遵照执行。并派集团军参谋长傅立平驰赴菏泽，指挥作战。

菏泽为鲁西南重镇，北扼黄河，南屏陇海，此城若失，日军便可长驱南下，直迫兰封。故程潜在电令中命李必蕃必须死守菏泽。

李必蕃第二十三师于2月间奉命从河南汤阴开赴鲁西南，驻守郛城、菏泽，并担任长达120华里的河防。李必蕃以第六十八旅守郛城，第六十七旅守菏泽，师部设在菏泽、郛城之间的皇姑庵。

5月10日，酒井隆旅团向郛城发起进攻，第六十八旅稍事抵抗，旅长李岳霖便下令由团长刘冠雄率部分官兵坚守，他自己则率部向菏泽撤退。刘冠雄带领部下与日军巷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撤出城外。



郛城遂被日军占领。

郛城一失，菏泽侧翼便受到严重威胁。李必蕃命令李岳霖率第六十八旅夺回失地。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第六十八旅又是初败之师，士气不振，反攻未能得手。李必蕃遂重新布防，以两旅分置菏泽左右两翼，决心坚守菏泽。但两旅准备未周，土肥原师团主力已渡过黄河，南窥菏泽。

李必蕃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调整防御部署。会后，李必蕃命一部立即赴城外护城堤及菏泽至东明大道一线占领阵地，命守城部队将各城门用沙袋堵死，在城内挖掘防御战车壕，设置障碍物。并将山炮、平射炮各一营置于城内，准备誓死固守。

13日凌晨，集团军参谋长傅立平与第四旅旅长林作桢，率部赶到菏泽。李必蕃即命本师之一部与第四旅守城，自己亲赴城外第一线指挥作战。

13日中午，日军先头部队进至菏泽北面的小留集与观音集。晚7时20分左右，步、骑、炮联合之敌两千余人进至菏泽城外，向第二十三师护城堤阵地发动进攻。李必蕃指挥官兵，与敌激战数小时，将近午夜时分，菏泽郊外战况始趋沉寂。

14日拂晓，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赶到，即对菏泽城进行三面包围。凌晨5时许，日军集中炮火向护城堤外围阵地轰击，继而又向城内进行散射。是时，残夜未

尽，星月尚明，菏泽城内，被敌炮击中的房屋熊熊起火，光焰烛天。集团军参谋长傅立平，即命城内炮兵向日军炮兵阵地还击。一时间，两军炮兵发射的炮弹在夜空中尖厉飞鸣，雪亮的弹道弧线交织如网。敌我双方阵地，爆炸声密如连珠，火光照彻四野。双方许多官兵在炮火中不战而亡。

随后，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护城堤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先用迫击炮猛击敌坦克，待敌步兵逼近，即以轻重机枪向敌猛射。日军坦克被迫击炮击毁三辆，步兵伤亡惨重，阵前百米之内，陈尸狼藉。来势凶猛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中国军队击溃。

天亮之后，日军又组织数次冲锋，均被中国守军阻于护城堤外。但有少数日军于两军混战之际冲进护城堤内，于各村落中伺机从背后向护城堤袭击。

两军激战至中午时分，菏泽郊外的枪炮声才渐趋稀落。

此时，李必蕃所率一旅之众，伤亡已近一半。而第六十七旅旅长李严武于战斗激烈之际，竟率部后撤，使李必蕃部左翼完全失去掩护，正面阵地兵力更显单薄。李必蕃将李严武率部撤退之举愤而电告商震，商震当即电令参谋长傅立平：李师被敌冲散，情形望速查询。并令督战官速飭执法队严厉法办。余未冲散者，仍应继续作战。并速催王劲哉师向攻城之敌腰击。

但是，由商震三次电令驰援菏泽的王劲哉新编第三十五师，直到菏泽失守也未出现。

至15日，商震才得到情报：王劲哉师到达菏泽东北20余里的索洞附近遇敌阻击，无法前进。

下午2时左右，敌阵中突然响起两声号炮，随后，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潮水般向护城堤涌来。日军炮兵也同时向前推进，以重炮向西、北两面城垣及城门直接轰击。同时，敌机数架也自北飞来，向城内投弹轰炸。随后沿城墙线往返俯冲，以机枪对城上守军反复扫射，弹雨倾泻而下，几乎不放过城头每一尺土地。

菏泽因以前发生过地震，城墙数处倒塌，后虽经修补，但壁薄不坚。在敌炮的轰击下，西、北两面城墙已多处出现缺口。

下午5时左右，护城堤阵地终于被日军突破，李必蕃与数百名官兵陷入敌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

突破菏泽外围防线的日军步兵，在炮火及坦克掩护下一举攻至城下，从西、北两面蜂拥爬城。城内中国守军在敌机飞走后，迅速登上城墙，以步、机枪向敌猛射。从北面爬城的敌军，多数被浓密的枪弹击毙于城下，少数爬上城墙的日军，也被中国守军以刺刀手榴弹消灭。后来日军被迫向东、西两面转攻。

此后，日军坦克从被炮火炸塌的西门冲入城内，以机枪封锁大街，掩护步兵

入城。继而西南城墙及城门也被日军占领。

于是，一场惨烈的巷战在城内展开。

此时，沉沉暮色笼罩菏泽，被敌炮和飞机陆续轰炸了一天的城内，房倒屋塌，大片民宅已成废墟，一些街巷被瓦砾堵塞，被敌炮炸毁的建筑物仍在燃烧。城上城下，随处可见中国官兵和百姓的尸骸。

日军从西门冲入城内之后，集团军参谋长傅立平命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并向商震告急求援，但电话线已全断，无线电也被炮弹炸毁，菏泽城已与外界失去联系。

在西门，中国守军借助路障与沙袋工事阻击入城之敌。但由于日军后续部队已登上城墙，以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向城内扫射。敌坦克也向前猛冲。街头工事很快被摧毁。被冲散的中国军队官兵只得借助断壁残垣，各自为阵，血腥的肉搏战在街头巷尾展开，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激战至9时左右，城内中国守军已不足千人。傅立平、林作桢于危急之中，率指挥部人员及卫兵冲上火线，与敌拼杀。激战中，林作桢腰部受伤，耳部也被子弹击中，血流满面地倒在地上。傅立平急率卫兵将林旅长救下，掩护其向东南角撤退。

但是，由于城门已被事先堵死，撤退官兵只有从城墙上跳下，不少人因而摔伤。第二十三师参谋长黄启东见菏泽不保，师长李必蕃生死未卜，于部队混乱撤退之际，愤而跳城自杀。

鲁西南重镇菏泽，于14日夜11时左右被日军全部占领。

在城外遭敌包围的李必蕃，率部与敌血战至十时以后，身边只剩下师部警卫连及随从副官两百余人。团长刘冠雄也于战斗中阵亡。李必蕃只得率余部奋勇冲杀，向西北突围。战斗中，李必蕃腹部中弹，被副官及卫兵拼死救下。

突围官兵撤退至距菏泽十余里的村子里，始停下休息。这时，李必蕃已从昏迷中醒来，他环视屋内，见昏暗的灯光中，副官与几名卫兵军装残破，尘土满身，神情戚然，他不禁长叹一声，说：“我未能守住菏泽，我有罪啊！”少顷，他说：“你们都出去吧，让我静一静。”

副官和卫兵走后，他忍着伤痛拿过一张军用地图，在空白处写下：

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贼！

李必蕃 遗言

然后，他躺在木板上，以手枪抵住太阳穴，扣动扳机，自杀殉国。

李必蕃，字子祺，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一个书香世家。1914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此后屡经征战，于1935年升任第二十三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必蕃奉命率部由临潼出师抗日，是年9月，开赴德州，参加沧州会战，阻击日军沿津浦线南进，一度击溃数倍于己的日军。沧州会战结束后，李必蕃又率部驻守河南汤阴，拒日军南侵中原。蒋介石及程潜对第二十三师的战绩慰勉有加，程潜特发给第二十三师优厚奖金。李必蕃为表示全师爱国抗日热忱，将全部奖金赠给《大公报》，作为抗日宣传经费。

李必蕃遗体由部下运至开封就殓，连续公祭三日，然后由其弟扶梓南归。5月29日，武汉各界两百多个团体，一千余名代表召开追悼李必蕃大会，由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祭，宣读蒋介石的祭文。国共两党要人邵力子、于右任、吴玉章、罗炳辉等参加了追悼会；蒋介石、何应钦、陈诚、李宗仁、顾祝同，以及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朱德等人送了花圈。蒋介石为李必蕃亲书“转战徐淮早视精忠能报国，同舟风雨眷怀节烈信含悲”挽联一副。

5月15日早晨，天气十分晴朗，杲杲旭日从一抹彩霞中跃出，照彻豫东坦荡的原野。绿荫掩映的村落中，炊烟袅袅，鸡鸣阵阵，一派和平景象。

忽然，十多架日军飞机飞临兰封城上空，向车站集中投弹轰炸。停在站内的几节货车车厢被炸毁，铁轨也被炸断数处。数名百姓被炸死。县城内顿时大乱，居民东奔西窜，寻找隐蔽之处。

随后，内黄集、民权、汴东等陇海铁路沿线各站，均遭敌机轰炸。

与此同时，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所部骑兵第十八联队的数百名骑兵，正由东北面向兰封、民权之间的内黄集急进。

早晨7时许，这队骑兵到达内黄集附近，在排除中国军队的阻击之后，将铁路炸毁。

5月17日夜，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主力进入内黄集东面地区，准备攻占兰封。

5月18日，临时配属于第十六师团的酒井隆部，按照日本华北方面军“归回第十四师团所属”的命令，到达内黄集附近，与师团主力会合。

至此，土肥原师团完成了军司令部下达的“切断位于兰封、归德间之陇海路”的任务。

一直作为后方的豫东平原，自此变成硝烟四起的战场。

中国10余万大军围歼日本侵略军的“兰封会战”，自此拉开序幕。

5. 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愤怒异常

5月13日上午，蒋介石起床很迟。

昨晚，蒋介石送走林蔚、刘斐和薛岳之后，又命侍卫长王世和找来程潜与晏勋甫，要他们向他汇报豫东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并向他们谈了“兰封会战”的计划，以听取他们的建议。他就寝时，已是凌晨2时之后。

他刚起床，在门外等候良久的侍卫长王世和便进来报告：掩护委员长来郑州的7架战斗机，今日黎明飞往鲁西、豫北一带侦察，不幸全被敌人击落！

“娘希匹，这些饭桶！”睡意未消的蒋介石被这一消息激怒了，他愤然拍案，骂了一句，便没有了下文。

7架飞机的损失是颇为惨重的，因为整个中国空军可以投入作战的飞机仅有300余架。而一个早晨竟丢了五十分之一的空战力量！但是，委员长无可怪罪——是他自己昨晚主动向程潜提出，要这7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他能怪谁呢？

一位侍卫为委员长送来早点。但他刚吃了一半，晏勋甫又来向他报告：碭山以东的黄口车站被敌占领，车站附近的李庄铁路被破坏！

7架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使委员长心疼，而这一消息则使他震惊——陇海铁路被日军切断，将直接影响徐州的战局。他不希望徐州会战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他悻然变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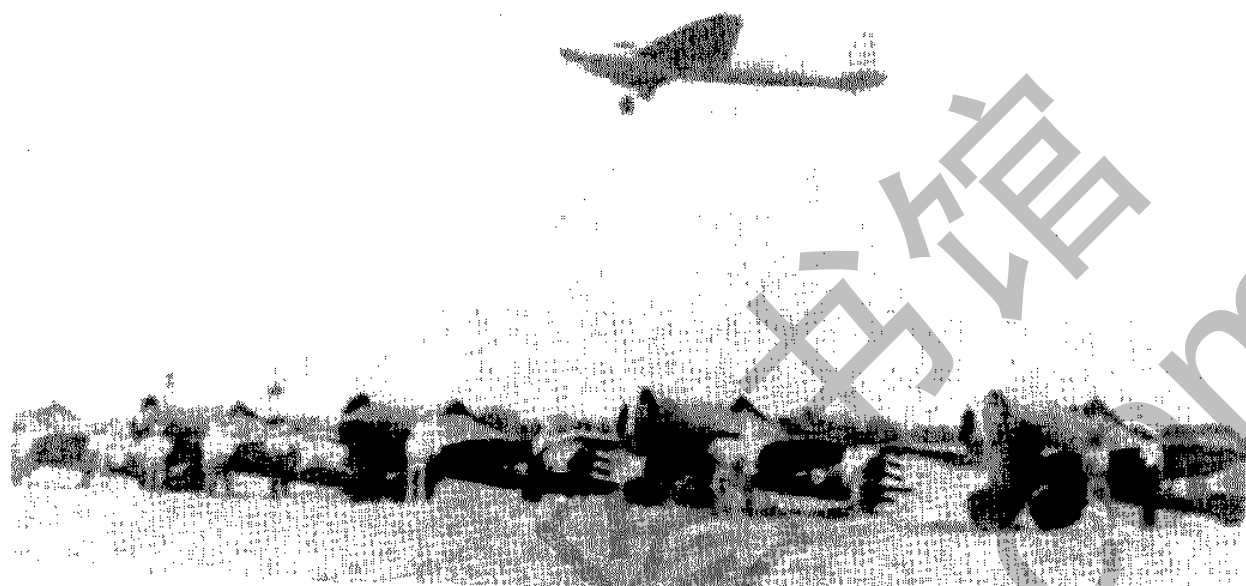
“这个俞良楨^①是怎么搞的，连一个小小的车站都守不住！”

“程长官已严令他坚守碭山，并伺机以一部夺回黄口车站，修复李庄铁路桥。”晏勋甫说。

“叫他必须确保陇海路畅通，否则以军法从事！”

“好，我立即向俞军长传达委座的指示。”

晏勋甫走后，蒋介石便叫侍卫将吃了一半的早点撤下，他已完全没了胃口。



其实，程潜、晏勋甫以及王世和都对蒋介石隐瞒了一件事，那就是日军飞机清晨对郑州的轰炸。他们担心委员长得知此事后，不仅会感到愤怒，而且会感到不安。

清晨5时许，熹微的晨光刚刚勾勒出郑州城内建筑物的轮廓，空袭警报便惊醒了仍在熟睡的市民。紧接着，18架敌机袭入郑州上空。担任城防的高炮部队向机群一阵猛射，但遗憾的是，未能击中一架敌机。18架敌机分成数队，向市区繁华地带低飞投弹，“轧轧”的马达声清晰可闻。爆炸声响处，商店民房接连倒塌，惊恐的市民在硝烟中东奔西突，寻找藏身之所。敌机则沿大街上方低飞俯冲，向逃命的百姓投弹扫射。这些敌机轰炸扫射很长时间，才飞离郑州。

市中心商业区大同路、德化街一带，以及几处民宅密集的街巷落弹最多，大片房屋被夷为平地。在一些残垣断壁上、树干上，粘贴着死难者的血肉，有的树杈上悬挂着血淋淋的断腿残臂、发辫，以及缕缕沾满血污的衣衫。其中有一名孕妇，胎儿被炸出腹，迸出数米之外。有的简易防空洞被炸塌，全家数口被闷死洞中。在铭功桥下避难的15名百姓全被炸死。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所在地扶轮中学也遭到轰炸，数名新闻记者和宣传人员被炸死炸伤。美国开办的华美医院和天主教堂，在这次空袭中也未能幸免。

然而，市中心剧烈的爆炸声并未惊动最高统帅，数米厚的土层和坚实的混凝土拱墙，为他隔出一方“世外桃源”，使他能够在静谧中酣睡不醒。

当天上午，奉命从后方开往兰封、归德间集结的某师路过郑州，师长驱车前往陇海花园地下室谒见蒋介石时，将沿途所见被敌机轰炸的惨状向委员长做了简单描述，蒋介石听后愤然道：“日寇欠下的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菏泽沦陷的消息是15日凌晨2时左右传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

14日一天，蒋介石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菏泽方面，他要求晏勋甫每隔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菏泽方面的战况，并两次去长官部办公室，向程潜垂询菏泽能否确保，如果不守，下一步将如何应敌。

菏泽失守的消息于深夜传来时，蒋介石已经睡下。程潜不敢拖延，当即去地下室向蒋介石报告。侍卫长王世和知是军机大事，也不敢阻止司令长官惊扰最高统帅的睡眠。在平时，只要委员长睡下，求见者不论是谁，都是要被这位侍卫长挡驾的。

蒋介石听了程潜的报告后，并未表示震惊，他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兰封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稍停，他又改变口气道，“不能让土肥原就这么长驱直入，你命令商震，要他的部队确保东明（位于鲁西南境内）右翼，后退者不得越过大黄集以南，违令者枪决。”

程潜深知这道命令商震难以执行，第二十集团军担任长达数百里的河防，很难在一夜之间抽调有力部队阻敌南下，委员长下这样的死命令不过是凭一时意气罢了。但他又不好叫蒋介石收回成命。他回到司令长官办公室后，踌躇再三，于4时30分将蒋介石的口谕一字不改，以无线电转达商震。

不出程潜所料，数小时后，兰封方面即传来土肥原师团骑兵部队到达内黄集附近，并炸毁铁路的消息。这对蒋介石不顾实际下达的命令可谓是一个讽刺。

日军于内黄集附近再次切断陇海铁路的消息，使蒋介石怒不可遏，他认为是将“兰封会战”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① 良桢，俞济时字，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

6. 蒋介石部署兰封会战，李宗仁下令放弃徐州

5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长官部会议室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潜、晏勋甫、张谓行、战区直属部队将领，以及长官部参谋处成员20余人。

会议开始之前，菏泽失守、内黄集铁路被炸，是大家谈论的话题。但对下一步应该如何御敌，一些将领感到茫然。程潜和晏勋甫心中有数，但因委员长事先告诉他们，他将出席会议，故不好“泄露天机”。大家正窃窃私议间，忽听门外足音铿锵，卫兵高喊“委员长到——”

与会者立即噤声，全体肃立。

蒋介石身着戎装，未戴军帽，昂然走进会议室。由于一连数日休息不好，他眼睑有些浮肿，脸色愈发苍白。但他为不失领袖威仪，仍振作精神，步履劲健，气宇轩昂。他示意大家坐下，然后神色冷峻地扫视了一下与会者，说：“先请程长官介绍一下目前敌我的态势吧。”

程潜简要介绍了豫东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以及土肥原师团南下的企图之后，蒋介石清了清喉咙，说：“现在，我军已在兰封、归德间集结优势兵力，准备举行兰封会战。土肥原孤军深入，无疑是自投罗网，以我豫东地区现有兵力，完全有把握在短期内消灭土肥原第十四师团。第五战区有台儿庄大捷在先，我相信第一战区一定会有兰封大捷在后。这一仗，不仅关系到徐州的战局，也关系到整个抗日战局，希望大家把兰封会战的重要性告诉各级将领，激发全体将士的忠勇爱国热忱，将进犯豫东之敌迅速彻底消灭！”

蒋介石向大家概要介绍了兰封会战的具体计划，然后说，“大家有什么要求或好的建议，现在可以提出来。”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兰封会战的具体计划，程潜两日前就听蒋介石谈过。但是现在战局已发生变



化，而蒋介石却并未因此对他谈及新的部署，这使他对是否能取得兰封大捷产生怀疑。他思索片刻，开始发言：“现在，土肥原师团已突破我鲁南防线，在豫境以外歼灭敌人已不可能，组织兰封会战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军虽然于归德、砀山、兰封间集中强大兵团，而兰封附近仅有宋希濂第七十一军及商震第三十二军一部。他们虽可与归、砀方面的第七十四、第六十四军对敌形成夹击之势，然而兰封南北一线兵力薄弱，仍使敌有隙可乘。倘若土肥原部避开我薛兵团主力，绕过兰封，窜入开封以东陇海路南北地区，我军则无有力部队予敌重创，而薛兵团也尾大不掉，很难再对敌进行合围。全歼土肥原部也将成为不可能。”

“那程长官的意思是……”蒋介石问。

“希望委座能增调重兵于开封以东附近为西路军，随时准备与东路军夹击敌人，兰封会战方可胜利在握。”

蒋介石略加考虑，说：“程长官的建议很好，我可以再将胡寿山^①的第十七军团调到开封附近，另命桂率真^②立刻组织成立第二十七军，开往兰封附近参战。”

程潜说：“太好了，这样一来，开封至归德间可投入第一线大军有10余万，就

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师团吃掉！”

蒋介石闻言，嘿嘿一笑，说：“程长官，你可千万不能轻敌哟。”

散会之后，蒋介石便回到地下室，脱去戎装，换上便服，草草用毛巾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走进隔壁房间，向机要人员口授电文，调兵遣将。

蒋介石出巡时，对下榻之地的陈设是不大讲究的，西安华清池那间多年来一直供游客参观的蒋公卧室可以为证（当然，如果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与他同行，则另当别论，对于夫人铺张奢华的爱好，他是很少过问的）。但是，他对于住处的通讯设备，却容不得半点含糊。无线电台自然必不可少，不过他使用更多的则是电话。除用无线电发报外，蒋介石爱用电话与前线指挥官直接通话。有时甚至从阵地方位到炮弹命中率，他都要用电话垂询。

在南京，首都电话局为委员长使用长途电话方便，特地为他设有长途专线。但由于话务员都是南京姑娘，往往听不懂蒋介石的宁波官话，以致多次出错。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最为紧张之际，曾发生过一件令蒋介石大为恼火的事。

某日晚9时许，蒋介石对长途台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电话。”接通时，却是朱总司令（即朱绍良）。蒋介石质问话务员：“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不料话务员却反问道：“你讲没讲苏州？”因蒋介石把地名漏报，再加上宁波官话难以辨清字音，南京籍女话务员把“顾”错听成“朱”。当然，这位十七八岁的姑娘也未必知道她顶撞的就是最高统帅，更不知道她的错误使委员长的一项重要军令未能及时下达给顾祝同。

当时淞沪前线的四个总司令是：朱绍良总司令驻安亭，张治中总司令驻青浦，张发奎总司令驻江湾，指挥炮兵，顾祝同总司令驻苏州，为总预备队。蒋介石要的电话被女话务员接错后，气得他把听筒砸坏，躺在长藤椅上，咆哮着命侍卫官去找交通部长俞飞鹏，要问他是怎么部署的。

后来，俞飞鹏要“电政司帮办”和首都电话局局长“马上采取措施”，于是又为蒋介石设立了“军话专线台”。由3人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

此后，这个“军话专线台”便随蒋介石转战武汉、长沙、桂林……直到重庆。

由于在淞沪会战期间，女话务员听不清蒋介石的宁波官话，接话时总要多问，并屡有错接和拖延，他十分恼火，以后他打电话时一听是女话务员为他接线，便一句话不说，把电话挂断，还要命副官查询原因。所以军话专线台的值班人员一律是男性。

程潜了解蒋介石爱用电话，在他来郑州之前，已派人在地下室安装了自动电话机。不过这台自动电话机后来又被蒋介石从武汉带来的通讯人员换上了“西门子”手摇磁式话机。因为蒋介石不会使用自动电话。一是他不知根据话机的响声

分辨线路空与不空，二是五位数的电话号码，他常常只拨四位，而“9”、“8”等大数字，他还没拨到位就放手了。所以他使用自动电话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错了。而一打不通，他就发脾气、摔话筒，或是叫侍卫官去找电话局长。后来，蒋介石干脆下令把办公桌上的自动电话全部拆除，换上手摇电话了事。

这次，蒋介石为指挥作战而来郑州，对通讯设备的要求更是不容有半点疏漏。他的隔壁房间设有无线电发报机，卧室里装有电话，而军话专线台也于委员长抵郑的当晚投入工作。他的卧室，就像一个作战指挥所，墙上挂着大幅军事地图，桌上摆着前线各部队的兵力部署图，当然还有那台可以直通各军、师部的电话机。

从12日晚到18日这一周内，蒋介石不断被接踵而来的坏消息所激怒，同时也为准备“兰封会战”而忙得不亦乐乎。

自13日起，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第二〇〇师副师长邱清泉、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等，甚至还有一些旅长，先后路过郑州，纷纷前来谒见委员长。蒋介石不得不对这些将领一一重复他的会战计划，根据关系的亲疏向他们说一些语气不同，但内容相似的勉励之辞。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第一战区紧锣密鼓为“兰封会战”积极准备之际，徐州方面频频告急：

15日，日军一旅团猛袭砀山。敌机百架狂炸徐州。距徐州50里之萧县杨楼发现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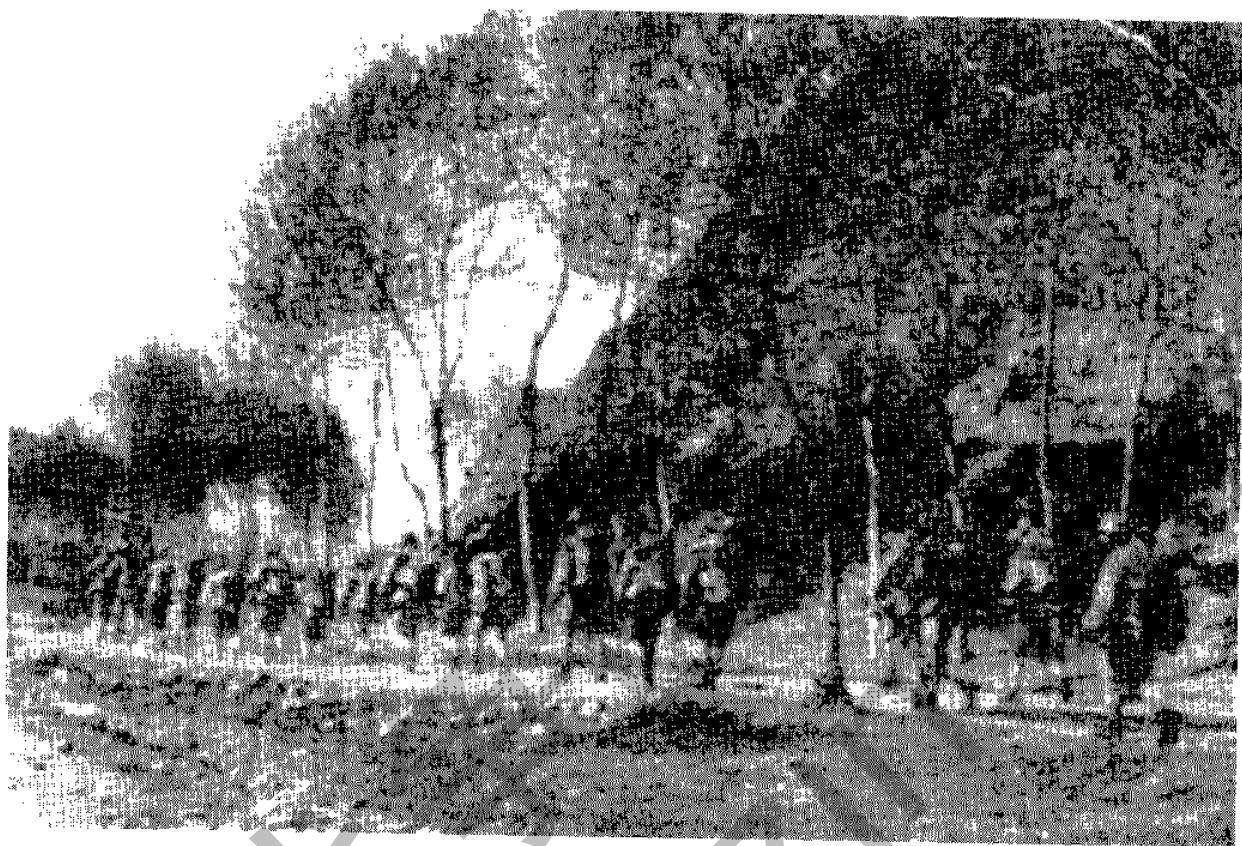
16日，徐州西关发现敌便衣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转移至城外段家花园办公。

17日，丰县之敌侵据陇海线何李庄、黄口车站。至晚，日军炮击徐州城内，市民趋避乡间。

18日，是蒋介石情绪最为恶劣的一天，当日下午，林蔚电告蒋介石，李宗仁已下令放弃徐州。接着，又传来土肥原师团主力已攻占兰封、民权之间的内黄集、仪封、野鸡岗等我军据点的消息。

蒋介石夜不能寐，披衣走出地下室。侍卫长王世和一言不发跟随其后。他知道领袖心中的波澜，不是他一个侍卫官的贫乏语言所能抚平的。

院内，月光如水，树黑庭白，夜风习习拂面，空气比地下室清新，但并不凉爽。周遭一片沉寂，整个郑州一片沉寂。蒋介石遥望东方，只见星云与远处的屋顶相连，暗夜无边。但是，他可以想见，徐州城此际正炮声隆隆，火光烛天。投入60万大军，与敌鏖战5个月，曾经取得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徐州会战，就这样结束了。数十万大军是否能免遭覆没的厄运，现在尚难预料。



徐州一失，豫东便成了抗日第一线战场，歼灭土肥原师团已迫在眉睫。否则，徐州方面的日军一旦大举进犯，土肥原师团正好可以与其形成对我夹击之势。兰封会战说不定也将会以失败告终。

兰封会战一旦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日军就可长驱西进，夺取郑州，然后沿平汉路南下，进而窥逼政治军事中心武汉……

蒋介石不愿再想下去了，他不想一退再退，让武汉变成第二个南京。

他握紧拳头，在黑暗中小幅度地挥动了一下，自语道：“兰封会战绝对不能失败！”

“委座，您说什么？”王世和趋前问道。

“没什么。”蒋介石冷冷道。

这时，长官部办公室的窗子还亮着灯光，蒋介石很想去和程潜谈谈，问他对兰封会战的前景有何看法。但他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他不愿让部下看出他对兰封会战缺乏信心和徐州失守给他带来的不安情绪。

关键时刻，他更应保持洞烛全局，稳如泰山的最高统帅气度。

回到地下室，已是次日凌晨，他仍无法入睡。他的思绪，仍萦绕于兰封、归德前线。他在卧室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在军事地图前站定。地图上，标着前线各

军的所在方位，以及土肥原部盘踞的地点。他看着看着，一个具体而又详细的作战方案在脑海中形成。一时间，他似乎看到土肥原师团像一群丧家之犬，在他亲自调往前线的各路大军围攻下东奔西突，走投无路。两天前程潜那句话在他耳边响起：“开封、归德间可投入第一线大军有十几万，就是吃，也能把他吃掉！”

他一拳砸在地图中兰封、民权间的铁路线上，高声喊道：“王世和。”

侍卫长应声而入，问：“委座，有什么吩咐？”

“去弄点夜宵来。”

王世和刚转身，他自语道：“程颂云说得对，就是吃也能把他吃掉！”

“委座，您说什么？”王世和莫名其妙地问。

蒋介石笑而不答，只是挥手示意他去弄夜宵。

数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有这样强的食欲。

① 寿山，胡宗南字。

② 率真，桂永清字。